

● 洪俊嶺（大陸作家、中國輸血協會副秘書長）

台 湾 捐 血 事 業 見 思

一見如故賓至如歸

今年四月，我隨大陸輸血協會代表團參觀考察了台灣的捐血事業。

台灣有過一段將血液作為「紅金」進行交易的歷史。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賣血已成爲歷史，血液事業也已成爲人們傾注愛心、互敬互助的一塊豐沃田地了。因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文化傳統一脈相承，台灣由「賣血」轉變爲「捐血」的經驗，更顯得有借鑒價值。

到台灣「出差」，對一般人來說近乎是奢望，我也不例外。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一行八人在辦理赴台手續時屢遭「返工」，把負責辦手續的同志搞得精疲力盡，訪問時間一拖再拖，真有去台灣比出國還難的感覺。

可能是辦赴台手續的艱難給大家的心情蒙上了一層陰影，到台灣後會是什麼樣子？

讓我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兩岸隔絕近半個世紀，然而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接人待物都非常相近，那麼一拍即合。與台灣同胞接觸，絕無置身陌生之地的感覺，就像是在南方的某大城市出差一樣。

兩岸輸血界同仁一見如故，暢談友情，

來到機場大廳，見到台灣血液基金會董事長，著名醫學博士，已逾八十高齡的魏火曜先生、基金會執行長張菊生先生等不辭辛苦專程來迎接的場面時，便把那幾分不安置於腦後。張執行長告訴我們，台灣六個捐血中心的主任及台北醫學、輸血界名流近五十人都恭候在我們所住的福華飯店準備爲我們接風洗塵，有的中心主任還要連夜駕車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可想而知，爲迎接我們的到來，台灣同道們可以說是不遺餘力了。

訪問期間，我們拜訪了台北、新竹、高雄、台南、台中、花蓮等六個城市的捐血中心及醫療機構，每到一地，主人都準備好了專門爲我們來訪編寫的文字簡報材料，並配妥錄相或幻燈，雖然我們幾乎每天移動，一天又有若干參觀訪問內容，但每一項具體安排都是按照我們剛到台北時得到的一份日程表進行的，由此也可對血液基金會運籌能力有一了解。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台時，約有六十多萬大陸人士到台灣，現在全島六個捐血中心的主任中，有三位是那時到台灣的。在與他們接觸中，思鄉情緒溢於言表，他們對大陸十幾年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到歡欣鼓舞。新竹捐血中心的武梅邨主任，雖已年屆古稀，但仍精神抖擻，幾十年來雖身處異鄉，但仍操一口道地的河南口音。他感慨地說，初來台灣時總認爲過不了多久就會返回大陸，所以

一直單身過日子，看到回家無望，才在四十

多歲時成家立業。武主任的身世，反映了相當一批大陸去台人員的境況。台北捐血中心主任程毓誠先生，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醫學博士，他曾在日本有過很高的學術地位和生活條件，但當有人脅迫他加入日本籍，成為日本人時，他毅然決然離開了日本，他說我在美國有自己的家，在巴拿馬有自己」的產業，但走到哪裡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談到大陸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時說，我最佩服大陸的外交部錢其琛先生，美國老想在世界上稱霸，錢先生就敢與美國針鋒相對！

### 捐血救人血濃於水

按照國際輸血界通行的標準，無償捐血者佔一個國家或地區總人口的5%以上，即被認為是發達水平。台灣近年的統計，捐血人數已達五·九%，當之無愧地跨入了先進行列。台灣捐血係無償，用血只收取工本費，遍布全島的捐血中心、捐血站、捐血車每天都接待著懷著一顆愛心，自願無償捐血的人們。但台灣也曾是一個把血液當作「紅金」，赤裸裸地進行交易的社會。醫院臨床用血基本上被「血牛」（即我們所說的「血霸」、「血頭」）控制，這些「血牛」各霸一方，對賣血者敲詐勒索，而賣血者則多處賣血，不但嚴重影響了臨床用血的效果，更給社會帶來污濁，玷污社會風氣。關於「血牛」的劣行，與大陸某些地區的「血霸」別無二致，這裡不再贅述。可貴的是，台灣有一

批仁人志士，致力於改善這一時弊，經過多年努力，一舉摘掉了「賣血」的帽子，跨入了國際先進行列。

首先對賣血制度發起反擊的是台灣紅十字會副會長蔡培火先生。據介紹，蔡先生軍人出身，在抗日戰爭中立過功勳，在台灣任紅十字會副會長期間，痛感賣血制度乃一大社會時弊，於國於民遺害無窮。他挺身而出，召集一批摯友和社會熱心人士，發起成立了「台灣捐血運動協會」，徹底割掉賣血這一社會毒瘤。初創時期的困難是不言而喻的，資金、房舍、人才都是問題，民眾對無償捐血還沒有完全認識，但他們憑著一顆赤誠之心，高舉「捐血救人」的旗幟，奔走於社會各界，宣傳賣血制度的危害和實行捐血的好處。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在一九七四年給該協會題詞：「捐血運動的倡導，為濟世活人的義舉，捐血者的行為就是義，而其動機則是發乎仁，故此一運動，不僅有裨國民保健，而於互助的德性之弘揚，亦深具意義」。

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在一九八一年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談到捐血問題時首先提出了「血濃於水」的口號，並親自號召黨的主席、秘書長等黨內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凡符合捐血條件者，均應積極參加捐血，自此，台灣高層人士樹立了一代新風，黨政高級幹部凡符合條件者，大都能參與捐血活動。

### 完善組織世界一流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成立的台灣捐血運動協會是台灣開始從賣血到捐血轉變的重要標誌，從此，台灣地區逐步推展無償捐血，即把血液從商品交易的沼澤中分離出來，臨床用血靠捐血者的無私奉獻來滿足。為有效地執行捐血作業，自一九七四年八月起，十幾年的時間裏，相繼成立了台北、台中、

來捐血中心捐血被人們傳為佳話。就在我們訪台的第二天，共進晚餐時，台北捐血中心的一位職員悄聲告訴張先生：馬英九部長下班後，在台北捐血中心剛剛捐完血離去。我問他捐了多少次血了，這位職員一時答不上來，但他說，馬先生每三個月都來捐一次血，而且都是在他下班後來，有時捐五百毫升，有時捐二百五十毫升，他來捐血都是輕車簡從，從不事先打招呼。馬英九四十左右年齡，儀表堂堂，被稱為台灣「青年才俊」，很受年輕人特別是女青年愛戴。張執行長說，馬英九自願做個捐血人，不知有多少人效仿呢，這真可謂是名人效應啊。想起在大陸時就看到過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捐血的照片，再看到他每年元旦發表的捐血文告、賀辭等，真感覺到台灣從上到下把捐血當回事來做了，其實這也是他們為什麼能一舉跨入國際血液工作先進行列的奧秘所在。

全島捐血中心的布局基本完成，據張執行長判斷，這個布局可穩定十至二十年。通過參觀訪問，我們了解到，這六個捐血中心的業務涵蓋全島每個角落，就連澎湖、金門等外島也被列入業務範圍。為使業務暢達、方便，捐血者，全島還設有分屬這六個捐血中心的十六個捐血站，並配有近百輛移動捐血車，輪流在繁華地區採血。

捐血運動協會當初被列為民間團體，歸屬於「內政部」管轄，隨著協會業務的不斷深入，越來越成為「衛生署」在醫療輸血事業中不可缺少的組織部門。為適應這一需要，一九九〇年在原協會基礎上，設置了「財團法人捐血事業基金會」，原協會所屬的捐血中心，改隸於基金會，即被行政院衛生署認可，原捐血運動協會則繼續輔助推行捐血事業的宣傳工作，並在各捐血中心成立聯絡中心，負責會員之聯繫及管理工作。為增進與外界的交流，提高輸血管理水平，捐血基金會於一九九二年七月正式更名為血液基金會，進一步明確了血液基金會在台灣血液事業中的主導地位，成為「衛生署」在血液事業中的支柱。

隨著電腦的普及，台灣血液基金會從基金會機關到各捐血中心、捐血站乃至每一台捐血車，於去年九月一日全實行了電腦聯網。捐血車，從報名登記開始。就作業，任何一名捐血者從報名登記開始。就納入其電腦管理範圍，採血→檢驗→入庫→供血→檢驗結果的通知，完全由電腦準確無誤地操作。由於有了電腦系統，台灣的各類統計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它可以隨時掌握各地採供血情況，各類統計數字也是一按即出，為其科學決策起到很好的參考作用。

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標準，台灣使用電腦管理採供血工作並無特別新奇之處，但台灣血液基金會在電腦的採購使用上另闢蹊徑，從上到下的所有電腦都是租賃來的。張執行長告訴我們：「租比買更合算，電腦更新換代很快，買來的成了自家的『死財產』，跟不上市場的變化；租來的有電腦公司的人員指導，操作人員可放心大膽地使用，還可定期更新，總支出要便宜得多，可常用常新。」可見基金會的營運策略確實高人一籌。

### 心情坦蕩無怨無悔

訪問中，每到一地，捐血中心、捐血站、捐血車的作業是必不可少的參觀項目，無論在哪裏，都可以看到「快樂的捐血人」。平時看多了或被金錢或被行政壓力驅使蜂擁在血站的場面，再看看這些心情坦蕩、無怨無悔自願來捐血的人們，敬佩之情由衷而生。據統計，台灣年捐血量為一百多萬單位（二百五十毫升／單位），占總人口的 $5.6\%$ ，也就是說，一年要有一百多萬人次參加捐血，這些捐血人沒有一個是靠行政命令、金錢而來的；從體制上來說，這些捐血人也根本受不到任何組織的壓力，如果說李登輝、馬英九等政界要人捐血還可以得到一些政治

資本的話，那麼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捐血人則是沒有什麼私益可得的。如果一定要說他們能得到什麼，那只是捐出自己的血，救活一個人的心靈慰藉。

據一九九三年統計，廿一至三十歲年齡段為捐血人的主流，占捐血者總數的 $37.4\%$ ，而十七至二十歲的捐血者則占 $28.7\%$ ，從職業上看，從學生社團捐來的血占總數的 $25.6\%$ 。台灣有關部門認為，青年人積極參加捐血，不但可解決臨床用血問題，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對社會風氣有正面影響。

在離開台灣的前兩天，本來主人安排我們參觀台北市容，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風和日麗，我們興致勃勃的登上了採血車觀看他們街頭採血的狀況，這時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兩個小寶寶走上車來，經過簡單的體檢就開始採血了。她告訴我們，這是她第一次捐血，以前曾想捐血，但沒碰上合適的機會，今天她帶自己的兩個孩子來這裏遊玩正好碰上捐血車，就來捐血了。她的一席話，沒有任何修飾，捐血對她來說，那麼自然、那麼合情合理。而這位母親的行動，無疑給了她的孩子以無聲的教育。

本來我計劃「五·八」期間在北京參加獻血，可能是受到此情此景的感召，考慮到訪台已接近尾聲，再無重大活動，於是挽起袖子捐了二百五十毫升。雖然身體略感疲勞，但當時的心境是奇妙無比的。

思見聞業事血捐台灣

## 徹底抹掉賣血污漬

台灣捐血意識如此深入人心，徹底抹掉賣血的污漬，其秘訣在哪裏呢？據我個人所見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有完善統一的組織機構，匯集了一大批致力於此的仁人志士。基金會董事長魏火曜先生就是台灣醫學界極有聲望的人物，他的弟子遍布全島，且有極高的策劃能力；

張執行長曾是服務於軍界的將軍，他做事果斷，思維敏捷，是魏董事長倚為左右手的重要領導人物，各捐血中心的領導人亦是當地英才，有的是退休的「國大代表」，有的原是地方政府要員，他們一旦參與此項事業就極其投入地工作，使得基金會系統這架機器非常有效地轉動起來。

二是充分認識到捐血絕非單純的醫學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於是這項工作的展開，

決非個別組織和個人的獨立行爲，全社會都積極參與。國際獅子會、扶輪社、青年會、婦女會等社團不僅僅是一般參與，而是經常調志願者隨採血車到街頭，搖旗吶喊。從國民黨中新近分離出的「新國民黨連線」，在激烈的政黨鬥爭中，還抽出精力，在台北辦了以「愛心連線熱血情」為主題的捐血活動。一九九三年一年，台灣各捐血中心就得到社會各界捐贈的大型採血車十一台。

三是調動了民衆的參與意識，他們平淡的一句「我捐血是爲了救人」道出了一片熱誠之心，捐血者遍布社會各行各業，各個階層。政治主張可有不同，職業也可因人而異，社會地位亦有高低，但他們在做一個「快樂的捐血人」方面可謂殊途同歸。

四是簡樸而肅穆的表彰方式也進一步激發了民衆捐血熱情。各捐血中心都將當地捐血五十次的人名鑄刻在捐血中心顯要位置，每個捐血中心都按統一規定在每年四月份對轄區的捐血人按次數級別進行表彰，同時表彰對此做出貢獻的有關團體。一般當地要員都出席並發表賀辭。

台灣人民是我們一脈相承的同胞兄弟，文化傳統一樣、語言文字一樣，甚至過去賣血的歷史也和我們一樣。他們在血液事業上先我們一步跨入國際先進行列，可以說是我們最能學，也最易學的榜樣。

台灣同胞能做到的事情，我們爲什麼不能呢？（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大陸作家洪俊嶺近影。